

惠昕的六祖壇經序

林崇安

(法光雜誌，343 期，p.1，2018.04)

在《壇經》版本的演變史上，唐朝的惠昕佔有重要的地位。唐貞元三年(787)，惠昕將一卷的《壇經》分為二卷十一門刊行，被稱作〈惠昕本〉，並附有《六祖壇經序》。惠昕原本今日雖已失佚，然有四種抄本被保留在日本：〈真福寺本〉(1012)、〈興聖寺本〉(1153)、〈大乘寺本〉(1116)、〈天寧寺本〉(1116)，每種抄本的經文字數約一萬三千字。惠昕的《六祖壇經序》(真福寺本)約二百字，可分為二段。第一段是：

「原夫真如佛性，本在人心。心正即諸境難侵，心邪即衆塵易染。能止心念，衆惡自亡。衆惡既亡，諸善皆備，非假外求。悟法之人，自心如日，遍照世間，一切無礙。見性之人，雖處人倫，其心自在，無所惑亂矣。」

此段指出，眾生的心中都有真如佛性，不須外求，經由止惡向善，悟法見性，便能無惑而自在。這一段強調明心見性的重要。第二段是：

「故我六祖大師廣為學徒，直說見性法門，總令自悟成佛，目曰《壇經》，流傳後學；古本文繁，披覽之徒，初忻後厭；余以太歲丁卯，月在蕤賓，二十三日辛亥，於思迎塔院，分為兩卷，開十一門，貴接後來同見佛性者也。」

此段指出，六祖大師的《壇經》是指導明心見性的法門，並流傳後代，但是「古本文繁，披覽之徒，初忻後厭」，所以，惠昕將《壇經》分為兩卷十一門，便於後人之閱讀和見性。以往的學者們依據第二段，以為惠昕時期另有一文繁的古本，但是遍尋歷代的《壇經》相關文獻，包含敦煌、西夏《壇經》等資料，惠昕時期的《壇經》抄本，只有《六祖法寶記》、道際(滌)傳抄本和志道傳抄本，並沒有其他更長的抄本流通。契嵩所編的《壇經》三卷(1056)雖是文長，但是時代較晚，不可能是惠昕所說的古本，所以這一古本變成一個謎。

要解開這一謎題，就要釐清惠昕《序》的第二段的涵義。早期《壇經》的抄寫本，一萬字以上可算是「文繁」；文字抄寫密集而不分品門，因而閱讀不易；閱讀時，最初是悟法傳衣的故事，讀來有趣，但是閱讀到定慧等法時，就開始厭煩了，所以說「披覽之徒，初忻後厭」。由此可知，當時惠昕手頭的古本《壇經》，是一本萬字以上，而且不分品門的《壇經》，閱讀不易；惠昕為了「貴接後來同見佛性者」，便將這古本「分為兩卷，凡十一門」，提綱契領，便於閱讀。所以，惠昕所說的古本其實就是他手頭上還未分卷分門的《壇經》。惠昕手頭的這一古

本《壇經》是來自何處呢？現存四種惠昕抄本的卷末都記述著：「洎乎法海上座無常，以此《壇經》付囑志道，志道付彼岸，彼岸付悟真，悟真付圓會，遞代相傳付囑。」可知惠昕手頭的古本，是由法海→志道→彼岸→悟真→圓會→下傳到惠昕。惠昕只是將這一志道下傳的抄本，分卷分門，重新刊行，便於後人閱讀，如此而已。